



《当代》文学丛书

DANGDAI WENXUE CONGSHU

夜深沉



5

86
I247.5
1826

3

马 泉 来

夜深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286844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旧社会京剧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它塑造了以“武生泰斗”小林玉昆为代表的一群正直的、有骨气的京剧艺人的形象。小林玉昆虽名噪一时，却洁身自好，顶住了金钱的诱惑，美色的腐蚀，强横势力的威胁；兢兢业业，坚韧顽强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不向命运屈服；表现了高尚的戏德和人品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。作品构思新颖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清丽晓畅，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职业特征，并以其地道的“京味”引人入胜。

夜 深 沉

Ye Shenché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42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7,300

书号 10019·3890

定价 1.30 元

引 子

北平夏季的黄昏多么美啊，尤其是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雨刚刚过去的时候。

抬头望去，多少燕子啊！它们围绕着湿漉漉的前门箭楼，在飞旋着、鸣叫着，仿佛遮住了半边天。一群燕子向正南方飞去，那边是名传天下的大栅栏——珠市口——天桥。这条狭窄的街道已然变成了“河”，无数的人力车、拉水车、弹棉花糖的手推车象小船一样在这“河”中顺水而去。一辆青骡子驾辕的轿车又飞驰而来，更象外国洋兵舰一般，一路扬起两排水浪。多少光腚的孩子啊！在这水浪中打闹着、翻滚着、欢笑着，有的顽皮孩子还躺在水上，仰面朝天地撒尿，再喊几声“轰、轰轰”，象是替民国又一个新总统上台放几声礼炮。

水流、车流、人流都向正南方流去了。那边是大栅栏——珠市口——天桥。

这里就是天桥，是民国时代的天桥。

也许因为天桥的地势最低，所以每逢雨后整个北平的污泥浊水，就全顺着各条马路、各条阴沟，流到这里来了。这

里是文明古都的公共茅房。臭，真是臭！不过，也因为臭，所以爱吃臭豆腐的老北平的闲人们，才从天刚蒙蒙亮，就空着肚、咧着嘴地来了。来这里喝早茶、遛百灵、听大鼓、看杂耍，一直泡到这黄昏。

小妓院的破木楼窗推开了。一个打扮得象五彩花卉瓷掸瓶一般的胖老鸨，将手一扬，一盆混杂着瓜子皮、花糖纸、隔夜尿的洗脚水临空泼了下来。

对面茶楼临窗而坐的老者，笑着望了望这“瀑布”，然后闭上眼、缩着头，用蘸满了鼻烟的大拇指紧紧地按住鼻孔，猛地一吸，真他妈的过瘾！香！

是啊，香！民国时代这天桥儿真是臭香、臭香的。这里不愧是老北平城里最热闹的地方。上“中和”、“华乐”听戏的老主顾们能不先来天桥听段相声吗？各地来北平做小买卖的老山东、老西子，关外来的老客儿，能不来天桥儿看看摔跤、耍大刀吗？就连各使馆、各领事馆的大鼻子外国人和洋舞厅的西女们也是一样，要不来天桥看一回耍猴儿，能算中国通吗？总之一句话，喝过豆汁、吃过炒肝还不够，凡是没来过天桥的，就不算老北平人，不算来过北平的人。一句话，乡下人！

是啊！夏季天桥儿的雨后黄昏是多么美啊！您看，卖艺的赤膊壮汉身披着落日的余晖，手拉硬弓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泥蛋儿闪电般地射出，恰恰打中紧挨自己脚后跟的另一个泥蛋儿。两个泥蛋儿粉粉碎了，地上的泥水四处飞溅。“好！”“真他妈的险！”围观的人们叫好了。这些百看不厌的忠实观

众们，抹着溅了一脸泥水的脸，笑了，笑得那么满足。

天边隐隐约约传来闷闷雷声，一阵雨后凉风吹过，又传来那边拉洋片的汉子那又哑、又沙、又甜的声音。您听：

往里看，又是一篇，
眼前来到了颐和园。
白花花的银子把海军办，
昆明湖修了一条石头船。
往里看，又是一篇，
眼前来到了圆明园。
庚子年，杀来了八国联军，
一把火烧成了一片荒山。

“来来来来、来来来、来来来……”

“好！唱得好！”观众们紧紧围着拉洋片的艺人和他那个宝贝匣子。一边争着在匣子上的小孔里看洋片，一边笑着、骂着、议论着前朝政事。

您看，逛天桥是多大的乐儿啊！人们说着、笑着、逗着、唱着、打闹着，再加上吃喝着。还有，一个小要饭的在哭着、跑着，后面胖老鸨在喊着、追着。突然她脚一打滑，一个跟头跌在泥水里，翻着、滚着，再站起来时，瓷掸瓶上的五彩花卉变成了泼墨山水。哈哈！你能说不美吗？

是啊，天桥这个雨后的黄昏毕竟是美的、臭的、臭美的。

天桥啊！你是老北平最热闹的地方，也是最脏、最乱、

流血最多的地方。

您看，那边围观的人们齐声惊叫、四奔而散了。一个赌桌前，几个手执匕首的半大小子揪住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人。

“哈哈！”坐在桌边的一个年轻人笑着说，“赢了，想走？你看看我是谁。”

外地人恐惧地望着面前这个年轻人。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一件纺绸中式小褂敞开了，露出赤裸的前胸上纹刺的一只五色花虎；腰中扎一条缀满铜钉的水龙帆布板带，一只套着钢刺的手，在练功练得特别粗的脖子上轻轻搓着。外地人吓得颤抖了。

“我……我把赢的留下。”

“那你玩牌不带本儿！”

“我……我把本儿也留下，让我走。”外地人把一布口袋现大洋倒在桌上，继续苦求，“让我……”

“让你走，那我的气呢？”小花虎的脸色铁青，“我的气，你他妈也带走！”

“您老别生气，您是我爷爷。”

不等外地人说完，小花虎便仰天大笑了：

“哈哈！我的孙子太多了，不收你！滚吧！”

外地人低头急忙走了，散开的人群又重新围住了那张吸引人的桌子。象被轰开的一群苍蝇，飞了一个小圈儿，又重新落回原地，只是毛茸茸的嘴撮得更急了。

“好！”



您看，那边的一群人又在叫好了。于是大人急走，小孩快跑，又都奔到那边去了。把那边的圈子越围越大。

圈儿内泥水中跪着一个眉清目秀、不满十岁的孩子。他用黑黑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攥住一块红砖。孩子赤裸的前胸，显出了一条条肋骨；细长的脖子上，暴起了一道道青筋。他紧紧攥住砖的双手胀红了，发紫了。孩子是在运气啊！

周围静极了。

人们明白，这红砖是要往头上砸，玩命地砸。把砖碰得粉粉碎，才是真功夫。那时才能叫好，才能扔钱。一有好戏看，人们不喊了，都半张着口，瞪大了眼，甚至憋住气在看着——看着孩子那手、那头顶。

孩子的头低下去了。眼睛紧紧地闭上了。突然，他大喝一声：“咳！”孩子的双手将红砖狠狠地抡向头顶。

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人们闭上了眼睛。不忍看哪！待睁开眼再看时，孩子仍然垂着手，低着头，闭着眼，跪在落满红砖碎末的泥水地上。他头顶中央本来就已经稀薄的头发，显得更少了。十岁孩子的秃头顶上什么多呢？——多的是汗水、砖末和老茧！

老北平的好人们心不忍了。一双双手掏出零钱扔在席地摊开的一件破小褂儿上。一张张口想要说什么，可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是啊！没法儿说。

突然，一双穿着礼服呢圆口鞋的脚，踩住了孩子的衣服和那双黑黑的正在捡钱的手。孩子惊恐地抬头望去。啊！是

花虎爷！孩子急忙笑着说：

“俺交钱了。”

“你交了地皮钱也不能骗人哪！”小花虎学着孩子一口山东话，接着说，“不能骗人！”

“俺没骗。”

“你这砖是假的，用醋泡过，酥的，是核桃酥。哈哈！”

小花虎身后的一群小兄弟也跟着他哄笑起来。

“哈哈！核桃酥。”

“哈哈！小儿酥。”

孩子一本正经地回答：

“俺不骗人，跟爹娘学的，从小练的。”

“那好！”小花虎笑咪咪地说，“那你拍拍这个砖！”

围观的人们远远避开了。只见小花虎用手一指墙角儿，那里扔着一块又大又厚的长满着青苔的城砖。

“你拍，拍这块砖。哈哈！”小花虎狂笑着。

围观的人们愤怒了，但又敢怒不敢言。一个个拳头都攥紧了，脚却一步步往后挪。

孩子仍然跪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“拍！”小花虎恼怒了，“亮亮你爹妈教的本事。拍！”

孩子一言不发，慢慢地站起来，走向潮湿阴暗的墙角儿，双手用力，猛然搬起那块长满青苔的城砖。一条土绿色的大蝎子，扬起毒尾，迅速钻进墙缝里去了。

孩子抱着城砖，就地跪下去。他又闭上了眼睛，憋住了呼吸，又猛然大喊一声：

“咳！”孩子吃力地将又大又厚的城砖抡起，向头顶砸去了。

“啪！”一个闪电般飞来的铁球，将孩子已经抡起的城砖击碎了。

孩子惊呆了。围观的人们也惊呆了。静等着好戏的小花虎更是惊呆了。他慢慢捡起滚到脚前的小铁球，抬头望去。啊！对面茶楼二楼的临街窗子敞开着，看得见一个汉子正在背身饮茶。

坏了！要打架了！要出人命了！围观的老北平人一哄而散了。他们一个个跑得那么快，脸色青白，嘴唇哆嗦，心在怦怦乱跳，好象那个闯祸的铁球是他们扔的。

“来！”小花虎大吼一声，率领弟兄们冲上楼去了。他一路大骂，撞倒了抱着三弦儿的瞎老头。撞翻了小伙计手中摆着一碗碗烂肉面的漆木托盘。茶楼顿时乱了，茶壶翻了，桌子倒了，一个围棋盘掉在地上，一粒粒黑白棋子在茶客的脚步旁滚着……

小花虎手里攥着一把扯下的门帘，刚要叫阵，却突然楞住了，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个临窗而坐、脸色铁青的中年人。这位中年人四十多岁，身穿淡灰大褂，足登青布靮鞋，黑瘦的长脸上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炯炯有神。

小花虎尴尬地笑了：“嘿嘿！是……是您老呀！怎么着，给您添点儿什么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中年汉子干巴巴地回了一句，仍然是脸色铁青。小花虎

冷笑了，话里有话了：

“您老不赏面子。按说我们理当照顾照顾您，这儿是我们天桥！”

“天桥！”中年汉子猛然站起，“离我们中和戏园子不远。用不用我把晚上的戏回了，陪你们唱唱。”

“别……别。”小花虎慌神了，“哈哈！北平名武生一回戏，老戏迷全上我这儿吃饭，我非赔死，是不是？大爷！”

“那这个铁球你不要了？”中年汉子手中掂着另一个铁球问道。

“我可不敢。连这个也给您老捡上来了，一对嘛！嘿！嘿！您看，我们是不是陪您喝点？”

“不用，我怕你小子下毒。”

“好家伙，我要把林玉昆大老板毒死，我媳妇都不让我上床了。她也是戏迷，她……”

小花虎话未说完便被林玉昆打断了：

“行了，往后学点好。”

“喂！逗着玩儿让您老赶上了。您想，江湖上讲的是个义字，我小花虎能挤兑一个孩子吗？是我看他可怜。山东发大水，房倒屋塌，爹妈双亡，逃荒来的可怜人儿，我才让他拉个小场子，挣俩钱，吃口饭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“走吧！”林玉昆厌恶地挥了挥手。

“那我们小哥儿几个先走一步了，晚上见，全给您老捧场去。哈哈！”

小花虎引一帮弟兄急步下楼去了。

林玉昆望了望这茶楼，刚才还宾客满座，喧闹非常，可现在却是空空寂寂，鸦雀无声了。只有四十多岁、胖得可爱的茶楼掌柜的，和林玉昆对面相坐着。

“您可把我的买卖搅了。”胖掌柜叹了口气。可林玉昆却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：

“别发愁！我赔你。”

“怎么赔？”

“给你白唱一场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啊！……那你说怎么赔？”

林玉昆这么一问，胖掌柜可来神儿了，小压发帽儿一摘，刮得锃亮的一个光光的秃葫芦瓢，看着真爱人儿，把林玉昆逗得捧腹大笑。

“怎么，又刮了？哈哈！”

“刮了。晚上到戏园子，您再给我勾一个。”

“哈哈！你说你这叫什么瘾？茶楼掌柜的，天天惦记唱花脸，天天刮得象把大白瓷壶。”

“这叫穿衣戴帽，各有一好。哈哈！”

掌柜的兴奋了，丁字步一站，双手抬起，拉了一个云手：“崩一登一仓！怎么样？玉昆！”

“不怎么样。哈哈！”

两个朋友在空空的茶楼里畅笑着，突然又传来一个孩子的轻轻的笑声。林玉昆一惊，站起来，紧走几步，看见楼梯拐角儿处，那最阴暗的地方，站着那个从来不会笑的苦孩

子，手里还提着一块红砖。他那泥污的小脚丫上，已经穿上了一双白色孝鞋，破烂不堪的小布褂上系着一条白色孝带。孩子看见林玉昆也楞了，一步步向后挪。

林玉昆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发亮了。他一步一步向前走着。问道：

“打架了，你怎么不快跑？”

“俺怕你吃亏。”

“你还懂义气？”

“当然，闯江湖的人嘛！”

林玉昆蹲下身，一把抱住这孩子。用手慈爱地抚摸着孩子那泥污的小脸儿，那沾满砖末的头，那已经秃了的头顶。

“疼吗？”

“不，没事儿，练出来了。”

林玉昆这个铁打钢铸的汉子流泪了。这平生第一次流下的泪水，滴在了孩子那让人心碎的头顶上。

“把砖扔了吧。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去听戏。”

“俺……有票！”

兴奋的孩子使劲儿地在腰里系的一条红布破板带里面掏着，掏出一张汗湿、油污、揉得皱皱的戏票。

“俺今天有钱，买了一张票，看你演《挑滑车》。真的，俺有钱就买票。俺还会唱呢。”

“你唱、唱、唱！”林玉昆激动得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。嘴唇一会儿向下撇，一会儿向上翘，一双滚着泪花儿的眼睛紧

紧地盯着孩子。早已忘记了忧伤的孩子张口唱起来：

“气得俺，怒冲霄，哪怕他兵来到……后边儿俺不会唱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教你。”林玉昆高兴得喊了起来，“我收你当徒弟。懂吗？”

孩子懂事地点点头，笑着说：

“俺懂。俺会干活儿。俺给师父提夜壶，给师娘叠被窝儿，俺拍砖挣来钱全给您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林玉昆气得脸都红了，“你以后再提拍砖，我就拍你。听着！用不着你提夜壶，你只要别给我尿炕就行了。”

“俺……俺尿炕。”

“尿？哈哈！那就尿吧。没关系，师父我会唱《闹龙宫》。哈哈！我教你唱戏，看你练功，让你成名。儿子！你叫什么？”

“小砖子。”

“不许再提砖！这样吧，你叫……你叫小林玉昆吧！”

“俺！……”

孩子——十岁的孩子一时糊涂了，在人生的巨大变化面前感到茫然了。胖掌柜替孩子着急了：

“快……快给师父磕头！”

“师父！”

孩子大喊了一声，猛然跪下。他又垂下了头，闭上了眼，双手攥在一起。他又在运气，准备拍砖了。

林玉昆用手轻轻地捧起孩子的脸，孩子明白过来了。一个在北平流浪、卖艺的苦孤儿要有家啦！多少辛酸、委屈都化为眼泪流了下来。有多少想说的话，一时又说不出来。不过总应该和师父说句话。可说什么呢？

“师父！俺……俺……吃的不多。”

林玉昆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强忍泪水，什么也没有再说。

二十年后。

黑沉沉的夜空中，阴云遮月。零零星星的细碎雪花儿，在刺骨的寒风中飞舞着、旋转着。

唉，北平这个隆冬的夜晚真冷啊！

雪花儿慢慢落在六国饭店富丽堂皇的阳台上，落在劝业场大舞厅的青铜雕花护窗栅栏上，落在前门火车站那高高的洋式钟楼上，落在前门箭楼楼脊上的丛丛枯草中。

雪花啊，飘飘落下，落在前门楼子城门洞前面，落在一个残废老艺人的灰白须眉上。

老艺人涂满了白粉的脸上，那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低垂着。他望着自己那平摊在地上的破烂白布招牌。这招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

评戏、蹦蹦儿、梆子腔

九城闻名大妖怪

老艺人那冻得裂口的双手在使劲儿地拉着胡琴。他张着牙齿残缺的嘴，在拼命地唱着：

我好比哀哀长空雁，

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。

我好比……

“你他妈好比冻柿子！”

随着有人一声怪叫，一大块柿子皮拽在了老艺人的脸上。老人退缩着，惊恐地抬头望去。啊！面前站着一个四十多岁、面貌凶恶的汉子。他一手撩开对襟儿皮袄，另一只戴着钢刺、沾满柿子汁的手，在纹刺着五色花虎的赤裸前胸上轻轻地蹭着。啊！花虎爷！

惊恐万状的老艺人，吓得跪在地上，发疯地撕扯着自己的破烂布招牌，还使劲往招牌上啐唾沫。

“我砸牌子！砸牌子！”老艺人那肮脏的双手，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脸。围观的人们急忙散开。

“哈哈！……”小花虎笑得直不起腰。

他身边的一群小兄弟狂叫着，把手中的瓜子皮、栗子皮、半串糖葫芦拽在伏在地上的老艺人身上。老艺人那须发灰白、沾满污泥的脑袋在地上磕破了，殷红的血流在了他那破布招牌上，流在落满雪花的地上。

“好！血染沙场！”

“老英雄！好！”

“九城闻名了！看你还敢冒充白塔寺的大妖怪！”

小花虎和一群酩酊大醉的小兄弟们，手舞足蹈地狂叫着。突然，一个挎着小蓝布包袱的年轻姑娘冲进了人群。她匆匆地跪在地上，用一块雪白的手绢捂住了老艺人那血流不止的前额。然后，她解开包袱，在一堆破旧的戏衣行头里，抖出一件淡绿色的水衣子^①，使劲儿扯下一大条，细心地包扎在老艺人的头上。

一时惊呆的小花虎狞笑了。他慢慢地解下腰间那条缀满铜钉的大板带，然后一步步走到姑娘面前。跑戏园子搭班的姑娘小红宝，仍然跪在地上，她还是那么平静、那么细心地用手绢擦着老艺人脸上的血迹、泪水。

“臭戏子！”

恼羞成怒的小花虎一把揪住了小红宝那乌黑的长辫子。这时，一个五十多岁、满头汗水的老婆子拼命地挤进人群，哭喊着抱住了自己的女儿。

“打我！我是她妈呀！”

“花虎爷爷！”跪在地上的老艺人，紧紧地抱住小花虎的双腿，苦苦地央求，“没有过路小大姐的事儿。我给您磕头赔罪，我磕头！”

“哈哈！我要这穿彩鞋的小娘儿们磕！”

狂喊的小花虎用双手揪住小红宝的长辫子，使劲儿往

^① 水衣子：演员化妆和练功时贴身穿的内衣。